

夏春晓 著

新老新娘争洞房



中国

新老新娘争洞房

夏春晓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他勤劳正直，她美丽温柔，本是一对好姻缘，但她又苦苦地恋着旧日的情人。而一旦与他离异，去寻觅梦寐以求的爱情时，竟遭到冷遇。当她醒悟过来，再去与丈夫重归旧好时，他已另觅了新人，正要喜结良缘。于是演出了一场啼笑皆非，哭哭闹闹的新老新娘争洞房的悲喜剧。

该书故事情节曲折动人，引人入胜。

新老新娘争洞

夏春晓 著

作协山西分会编

· * ·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· * 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125印张 2插页 11千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530册

· * ·

ISBN 7-5059 0746 8/I·503 定价：

采 访 摘 录

作为一个女人，到了这步田地，真不如死了干净。可我没有死，我还活着，死皮赖脸地活着。

听着人们的闲言碎语，打人前走过，脊梁骨让人指指戳戳，我心里是啥滋味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
我究竟算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是个好女人？还是个坏女人？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落到这份上，是我自作自受？还是老天有意要惩罚我？不管怎么说，是我自己给自己酿成的苦酒，我就得自己喝。

——访郑芳丽谈话摘录

我妈把我生到这世上，我自知长得不胜人，可也决不是猪八戒他三兄弟。我不比谁少一件子，也不比谁多一件子，过得了日子。人更是活得端南正北，我从来没做过啥脚歪鞋裂的事，我没有抢过人，没有偷过人，没有坑过人，没有骗过人，更没有跳过墙、钻过窗，搂过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。我没有做过坏事，好事到做过不少，但好心不得好报。我活得不如人，连狗都不如，头一个婆娘跟我呕尽了气，第二个领了结婚证，举行了婚礼，却入不成洞房。如今，人说我有两个婆娘，实际上一个也没有。我仍然是光棍一条，一条光

棍。我为什么就该受这种折磨？

——访叶谷多谈话摘录

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，我妈给我算过一卦，说我这辈子要进两家门，洗两个锅，铺两个炕。我念过书，不相信迷信，但算卦先生的话，在我心里象一块总也撵不走的阴影。我怕应了算卦先生的话，可到底还是应了。我已经离过一次婚，难道这次婚姻还要失去？女人家到世上，最重要的是名声，连续离两次婚的女人，人是看不起的。我才三十岁，三十岁，对女人来说，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，我还应该有一段好日子，我也希望着这日子。

——访南心蕊谈话摘录

每个人都有两只脚，一只左脚，一只右脚。我这只右脚真他妈了不起，一脚踢死了两条人命：一脚踢开了监狱的大门，一脚把一个党员纳新对象踢成了无期徒刑犯。我妈也因我进了监狱，被判刑八年。后来，平反错判，改判我十五年。再后来，因为我表现好，又减刑五年。我出狱了，我妈却病死在了狱中。爷老子到阴间去寻找老伴，未婚妻也在为别人生儿育女。十年铁窗，我失去了许多，但也有所得。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很长，我还得走下去，伴着自己疲惫的灵魂，带着一颗流着血的男人的心。不管咋说，活着总比死了好，更比被拉上刑场枪毙好上加好。

——访杜玉田谈话摘录

• 2 •

2

洛河、又称北洛河，它发源于陕北高原，流经吴旗、甘泉、洛川、蒲城、白水、澄县……等十数个县，弯弯曲曲，穿乡过镇，纵贯陕西东部，全流程数百公里，于大荔三河口注入黄河。千百年来，它不息地流淌着，世代哺育着两岸的百姓，也留下了一串串或奇妙有趣，或哀伤悲凉的故事。上边，笔者所采访的四位青年，同属洛河儿女，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，堪称那无数故事中，颇值得令人深思的一串。

第 一 章

大概交过半夜了吧？窗口处灰蒙蒙的。那一声高一声低，断断续续传来的鸣叫声，不知是什么夜鸟儿。河滩里风大，吹得窗户纸“呼啦呼啦”作响，硬挤进门缝的夜风，带出了一缕缕尖细的哨音。南心蕊使劲掖了掖被角，赶走那偷空就向被窝内贼钻的寒气。她早醒了，大睁着两眼，望着黑乎乎的房间想心思。

她们章各庄，位于洛河南岸，是百里沙苑的北部边缘。它不过是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村，人口不上三百，种的全是河滩地。随着历史的风风雨雨，政治的潮起潮落，章各庄有过兴盛，也有过衰败。在这块土地上，章各庄人埋葬过灾难痛苦，憧憬过未来，有过美好的希望。然而，不管怎样，章各庄仍然是章各庄，这里的村民们也仍然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代传一代，繁衍生息，向来鲜为人知。但是，到了一九七一年，章各庄出了一个贾馨梅，这个不起眼的农村少妇，一举使她和她的故乡名扬全县全省，以至于全国。那一年，贾馨梅所领导的植棉组，搞了五十亩棉花育苗移栽，到秋后获得了大面积的高产，亩产皮棉突破了三百大关，创造了奇迹。于是，章各庄腾飞了，上了报纸、上了电台。成了县上、省上的重点、标兵。各级领导纷纷前来指导，你来我

往，接连不断。各地的棉农们蜂涌而至，参观访问，川流不息。贾馨梅也曾脱下那沾满锅巴的土布大襟衣衫，换上一身特制的国服，踏上了波音飞机的舷梯，飞越重洋，前往非洲一个国家访问。以后又走出那烟熏火燎的灶房，步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，成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。

作为各级领导心尖尖的贾馨梅植棉组，除过理所当然地享受各种特殊照顾外，它的成员也必须严格挑选，严格要求。出身好，又有文化的南心蕊，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贾馨梅植棉组的组员们，也真不含糊。十几名大姑娘小媳妇，没有辜负各级领导的期望。每年春天打育苗开始，直到秋后采拾结束，她们便在洛河滩安营扎寨。吃在地里，睡在地里。每天顶着星星出工，迎着月亮回营，还要政治学习。活路最紧张的时候，一天要劳动十多个小时，到晚上睡下一个个都象死了一样，但没人喊累，没有人叫苦。领导表扬她们，群众钦羡她们。

对那表扬和钦羡，南心蕊初进植棉组时，很为之激动过一阵子，深感荣耀，亦曾暗暗立下为革命务一辈子棉花的壮志。可三年过后，她这种荣誉感慢慢淡漠，热情渐渐减退，越来越觉得没啥意思。为革命务棉，这口号既实际又抽象，务棉花，春种秋收，实际得不能再实际，但革命究竟是什么呢？她实在想不明白。她只知道这年头，庄稼人的汗水珠子不值钱，尽管她们是全国闻名的植棉组，但每到年底分红，从没见过谁的口袋鼓起来过。人为革命务棉，而革命却不能为务棉人革去旧房、土炕，连自己想添件象样的衣服，也得省吃俭用。这命若照这样年复一年地革下去，实在没劲。再说，姑娘一大，谁又能不想自己的事呢？

南心蕊翻了个身，听着同屋姐妹们轻微的酣声，心里不由可怜起了她们。这般时候，她们本不该睡在这种地方。她们之中，有的应该枕着丈夫的臂膀，去领受丈夫的爱抚，有的应该睡在母亲的身旁，去作那只属于姑娘们的梦。她南心蕊也有过自己甜美的梦，并且似梦非梦，那希望的桅尖，正在频频向她招手。正是这只手，拨动着姑娘的芳心，即便于此更深夜静，仍令人辗转反侧，万端思绪。

那是什么时间？对了，是去年冬季。县上召开棉花会，组长因有别事让自己代替她去。在会上，不知怎就认识了个王社龙。王社龙是洛北埝东公社的棉花专干，刚刚参加工作不久。会议期间，他有事没事总爱往自己宿舍跑，说是取经求教，可看他那眼光，分明别有一番意思，……以后，开会回来不几天，竟然收到了王社龙的来信，自己也就给他回了一封。再来，再回，再回，再来，再……终于，他在给自己的第三十七封来信中，捅破了那层窗纸，于是，自己也在给他的第三十八封回信里，写上了他最喜欢听，也最希望听的那三个字。双方关系一明确，自己在高兴之余，却不知不觉平添了一层隐隐的忧虑：他身为一个公社的棉花专干，整天在年轻女人堆里混，万一……当然，自己相信他不会干那种事，但是作为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男人，一个青年男人，日子长了，能保住没有个三昏六迷吗？当初，那个帮助自己大队搞展览馆的西安美院学生苏华，不就是在那问题上跌了跤吗？为以防万一，自己还是应该暗示性地劝劝他。刚巧，他明天要带领他们全社的“银花田”组长前来参观，这到是个机会，可该怎么说呢？

天快亮的时候，南心蕊才迷迷糊糊睡去，不一会又被一

阵嘻闹声吵醒。这几天，贾馨梅不在，由副组长董先先主事。她一边吆喝大家起床，一边和身边的胖嫂开着玩笑。组里数她两个年龄大，又都是作了妈妈的人，说话向来没遮没拦。董先先一揭胖嫂的被窝说：“哎，我说胖子，你真不害臊，睡觉怀里咋还抱个枕头，莫不是把枕头当成了你啷一口子？”

胖嫂立刻反唇相讥：“呸，你还有脸说人？你忘了你夜里说啥梦话来？你说‘金生，来着，来着，’你叫金生来干啥，给大家老实坦白交代。”

“你，烂舌头根子的！就不看这屋里都是姑娘娃娃们。”董先先一下羞红了脸，边骂边伸手去拧胖嫂肥肥实实的屁股。胖嫂抓起裤子就逃，两个大奶子在睡衣里颤颤悠悠。绊张三的腿，踏了李四的脚，姑娘们有的偷偷乐，有的敞开喉咙笑，嘻嘻哈哈，欢快的空气溢满了屋子。

太阳开始冒花，半天云锦渐渐由朱红变成杏黄，翠绿的麦苗，刚刚抽出嫩叶的路杨，全被镀上了一层淡金色，叶尖尖悬挂着一颗颗晶亮五彩的露水珠儿。河滩里到处都是疏疏的潮气，飘飘荡荡，霞光、薄雾，交融在一起，恰似一片神秘的海洋，而那塑料薄膜覆盖下的苗床，一个紧挨一个，活象这海洋里的叶叶扁舟，片片白帆，它们似乎正载着无数人的美妙遐思，驶向那理想的港湾。

南心蕊和姑娘们，一人手里拿一根细竹杆棍棍，游弋在苗床之间，轻轻地敲打着塑料蓬蓬，附在薄膜上的水珠，立刻被纷纷震落，滋润进土壤里。

南心蕊不时地瞟一眼大堤，大堤上人来人往，她渴盼着一辆自己所熟悉的自行车，半早晨的时候，王社龙率领他的娘

子军出现在大堤上，南心蕊先是一阵心跳，接着胸膛里不知什么东西在膨胀，但她故作镇静。昨天，一接到王社龙的电话，她就告诉董先先，说明天埝东公社要来参观，董先先就让她负责接待。

王社龙骑一辆九成新的飞鸽自行车，在他身后是自行车的一字长蛇阵。他双手扶把，腰板挺直，两脚轻快地踏着车子，晨风吹动着一头墨发，年轻人是一副志满意得的神态。

南心蕊立在田头，看着王社龙他们飞驰下堤坡，便迎上前去，微笑着对大家表示欢迎。王社龙叫了声：“心蕊”，随即撑好车子。紧跟着他的是两位漂漂亮亮的年轻女人。王社龙介绍道：“她们是北寨大队的，她叫黄淑云，她叫黄淑娟，亲姊妹俩，一个是‘银花田’的副组长，一个是技术员。”

南心蕊客气地说：“欢迎大家来参观指导。”

那个叫黄淑云的“嘻嘻”一笑，说：“南心蕊同志真谦虚。”说话间，目光在南心蕊和王社龙身上扫来扫去，又附在另一个女人耳边嘀咕了句什么，两个人冲着南心蕊直乐。

南心蕊脸一红，好象被人发现了什么神秘。

王社龙接着介绍：“这位叫郑芳丽，我们公社新阿大队的。”

叫郑芳丽的姑娘小巧玲珑，黑黑俏俏。王社龙的话刚一落地，她即冲着南心蕊开口一笑说：“咱们认识。”

南心蕊先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待把郑芳丽细细一打量，立刻回忆起了她们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一幕：半个月前，她去洛河北桥头村看望三姨，过了河，正悠闲地蹬着车子，郑芳

丽也骑车迎面而来，看看到了跟前，你给我让路，我给你让路，各自扭来拐去，结果谁也没避开，两车相撞，双方同时倒地。南心蕊一身新衣服栽得土哩吧叽，心里恼火，爬起来，扶起车子，不满地盯视着对方。对方也用同样的目光盯着她，就这样，两个人足足对视了几分钟，谁也没吭声，然后各赶各的路。今天，人家上了咱的门，是客人，自己理应高姿态。南心蕊首先道歉说：“那天，真对不起。”

郑芳丽笑着说：“我本以为你要和我吵一架。”

南心蕊也笑笑说：“我是等着看你的反应。”

郑芳丽接口道：“那咱俩想到一块去啦，当时我就想，你道歉，我道歉，你撒泼，我也撒泼。”

说罢，两个人和大家都笑了，笑声，漫向那春天的田野。

南心蕊领着王社龙他们各处参观，向他们介绍了本组的棉田备耕情况，育苗情况。她发现大家听得都很认真，特别是那位郑芳丽，尤为用心，还不时地记着笔记。唯有黄淑云心不在焉，黄淑娟则一脸的不高兴。

到了吃早饭的时候，南心蕊热情地邀请大家，王社龙说他们人太多，又都带着干粮，听说接待站供应开水、小菜，他们去那里吃，饭后好接着参观棉花展览馆。王社龙一声招呼，众人随他而去。南心蕊觉得小腹胀疼，赶紧进了路旁的厕所。忽然，传来两个女人的说话声，一个还骂骂咧咧：

“没见过你恁死心眼，耽误见一回面有啥了不起？看你咻嘴撇的能拴俩草驴。”

另一个埋怨地说：“给人家约好今个见面，可你偏偏要拉我来参观。”

“哎，我问你，是参观重要，还是见面重要？先公后私你忘了？何况参观一天，队里除记工分，还补贴四毛钱哩。”

“我不稀罕咧四毛钱。”

“你就稀罕男人是不是？”

“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拿作人总不好。”

“你知道个屁，咱就是要拿作拿作那姓杜的小子，让他知道知道黄家的女子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到手的，日后也好对你服服贴贴。”

“人家也是人，就心甘情愿让你拿作？”

“吔，你是怕这事吹了？井底的蛤蟆少见天。天底下的男人有的是，吹个穿红的，来个穿绿的，挤着眼窝也摸他一火车皮！”

“我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回去！”

“好哇，当姐的好心为你你不听，要回去给你车子，你就快滚！哎哎，慢着，你要回去，也得给人家王社龙请个假，人家准你回去，你回；不准，别怨我！”

南心蕊从厕所出来，认出那是黄淑云和黄淑娟，姐姐已驮着妹妹驱车赶去接待站。南心蕊心想：黄淑云这姐当得没斤两，说出话来脏耳朵。黄淑娟也太柔软了，事关自己的终身，哪能光听姐姐的摆布？她决心帮妹妹一把，去找王社龙为黄淑娟说情，放她回去见面。南心蕊急忙跑回生产点，推了辆自行车，直奔接待站。到了接待站，在一角空地处找见了王社龙，黄淑云一伙正跟他要笑。问他：“哎，王专干，你找了那么个好对象，为啥不早告诉大家，你说，认打，还是认罚？”

王社龙说认罚，掏出钱叫大家去买糖吃。大家见南心蕊来了，正好借故避开。南心蕊在人群中没有发现黄淑娟，便问王社龙：“那个黄淑娟呢？”

王社龙说：“她刚才来说她今个见面，我叫她先回去了。”

问题既然已经解决，南心蕊便没再提黄淑娟的事。她见场上只剩下他们两人，有心谈谈自己的心事，又怕直话直说伤了对方的感情。想了想才问王社龙道：“展览馆你们看了？”

王社龙说：“还没有。”

“你们是应该好好看看，”南心蕊心有所思地说，“馆里的说明和画面满有水平，布置得也不错，看了或许能受点启发。”

“你们自己搞的？”

“我们村里哪有头号人才，是特地从西安美院请人搞的。其中，有个叫苏华的学生，是上海人，他为展览馆出了大力，可后来也因为搞这展览馆而栽了大跟斗。”

王社龙问：“那咋回事？”

南心蕊说：“他们来办展览馆，大队派我跟一个姑娘为他们服务，谁知那姑娘看上了苏华，两个人发生了那种事。次数多了，被人碰到当面。事发以后，那姑娘嫁去了远方，苏华先在村里受审查，以后又调回了美院，听说回去就被学校开除了。”

王社龙愤愤地说：“活该，谁叫他不争气！”

“这也难说，”南心蕊弦外有音地说，“青年小伙子，整天和姑娘媳妇相处，说不定哪一会就喝了迷魂汤。”

王社龙听出了南心蕊话里有话，不悦地反问：“心蕊，你是不是不放心我？”

南心蕊说：“不，社龙，我只是想给提了醒。”

王社龙非常郑重严肃地说：“心蕊，请你放心，我王社龙决不会干对不起你的事。”

二

一大早，喜鹊就在椿树枝头上欢叫，杜家小院充满了喜气。今天是杜家大儿子杜玉山跟对象见面的日子，杜凤香夫妇俩早都起来了。当妈的为儿子准备着应用的东西，她老汉李康头坐在炕沿边，呼呼噜噜地抽着水烟。小儿子玉田和大女儿玉英，天没明就下了河滩。小女儿玉莲在扫院。玉山因昨天晚上木工组加班，回来迟，这会还睡着。

钟声一响，李康头丢下水烟袋，起身摸了张欹去上工，走到门口又返回来对老伴说：“他妈，娃今个去见面，钱拿宽裕点，不要叫人家嫌咱小气。”

杜凤香答：“我知道。”

老汉出了门再次返回身，嘱咐老伴：“他妈，咱娃不爱说话，啥事叫他福华叔多操个心。”

杜凤香答：“我知道。”

老汉三次出门，仍不放心，重又回来对老伴说：“他妈，玉山娃夜里受了苦累，别急着叫醒他，让娃多睡会，车子我给他擦好了。”

杜凤香又好气又好笑地说：“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看你啰哩啰嗦的。”

李康头咧嘴“嘿嘿”一笑，这才放心地去上工。

望着老汉微驼的背影，杜凤香心里不由地涌上一股感激之情，这个家多亏他支撑。自己前夫下世，招他上门，那时，玉山才三岁。以后又有了玉田和两个女儿，人口多，担子重，先时自己身子骨又不结实，老汉是又打里又照外，他心眼好，脾气也好，四个娃，亲的不亲的，与砖不厚，与瓦不薄，全都当成心头肉，个个娃都没摔过一指头。他人也通情达理。有了玉田，按照自己的意思，让娃跟上他姓李，他却摇摇头说：“这不好，一家兄弟姊妹，你姓杜，他姓李，显得生份。不管姓杜姓李，还不都是咱俩的娃？”

玉山成了人，为了他的婚事，真没叫爹妈少操心。按理说，自家的家庭情况满说得过去，在村里不数头类，也数二类，成份也好，玉山又会木匠，下边的弟妹全是劳力，没吃闲饭的人，谁不说是好向？给玉山找个媳妇本应不成问题。可不知咋的？提亲的不少，但总成不了。前一向，西头他福华叔牵了根线，说的是他表外甥女。玉山与人家姑娘暗里见了，两头都没意见，约定今天正式见面。只盼事情能顺顺当当，早有个好结局，爹妈早省一份心。再说，玉山和下边三个都是挨肩姊妹，也已经到了提亲的时候。

杜玉山并没有睡着，爹妈的话他都听见了。他打心眼里感谢养父。对自己的婚事，他心里也发急，只想着早把媳妇迎进门，早为父母分忧，为弟妹腾路。他翻身下床，就听妈在院里叫：“玉山啊，快起来，妈把荷包蛋做好了，起来去叫你福华叔，一块吃了好进城。”

杜凤香的话还没落点，福华老汉便抬脚进了门，乐哈哈地打趣说：“嫂子，我这鼻子灵得很，闻着你要给我做好吃的，爬起来就往这跑。我，我这就叫闻风而动，见缝就

钻。”

这福华老汉上过几年小学，自以为有文化水水，高兴起来说话总爱用个好词，至于用得与不当，那又另当别论。

杜凤香满面春风地招呼老汉道：“他福华叔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”

杜玉山洗漱完毕，陪福华老汉坐到饭桌旁，老汉咬香喷喷的荷包蛋，话也多起来：“我说嫂子，难逢你们这一家好人，活该我表外甥女有福气。”

杜凤香微笑着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只要人家不嫌弃咱就行了。”

“有他嫌弃的啥哩？”福华老汉把筷子一放，俨然一副是非分明的态度：“不瞒你嫂子说，我表姐咧一家子人，除过我二外甥女，别个，唉，都是马屁串豆腐，难提！”

杜凤香赶忙说：“他叔，你快吃，快吃，咱不嫌别的，只图女子好。”

“淑娟娃没说的，”福华老汉又来了兴致，说：“咱两家，谁跟谁嘛，兄弟还能哄你和康头老哥？毛主席都说要实事求是，还有啥，啥坦白从宽！”

吃罢饭，福华老汉抽着水烟，杜凤香让儿子上下换了一身新。临送二人上路，她还一再拜托福华老汉对儿子事事多照应。

杜玉山和福华老汉进了城，来到约定的见面地点——胜利饭店。四下一看，没见女方的人。两人把自行车存放到保管站，走进饭店，捡了张干净桌子占下。福华老汉要杜玉山去点菜，说是怕一会人多了急忙挤不到跟前。杜玉山问点些啥，老汉说：“你去看菜牌牌，这头一顿饭省不得钱。”随